

● 中华全景百卷书

瑰宝系列

76

中国 文房四宝

宗 时

● 京华出版社



中

中华全景百卷书

○瑰宝系列○

中国文房四宝

宗时

京华出版社

《中华全景百卷书》

编 委 会

顾问:徐惟诚 袁宝华 于友先 任继愈

苏 星

总编委会主任:李志坚

总编委会副主任:何卓新 孙向东

总编委:范西峰 董蕴琦 李学谦 李 伟

朱述新 母庚才 李建华

编委:(按姓氏笔划排序)

丁晓山	于振华	马艳平	王 红	王 伟
王 勉	王士平	王尔琪	王奇治	王品璋
王恩铭	王寅诚	王骊岭	区界名	石建英
卢云亭	田人隆	申先甲	刘 达	刘 彪
刘文彪	刘克明	刘树勇	刘振礼	刘俊华
刘峻骧	刘森财	成绥台	孙玉琴	孙彦钊
邢东风	李元华	李明伟	吕品田	吕金陵
朱立南	朱祖希	朱筱新	朱莱茵	朱深深
伍国栋	华林甫	向世陵	杨菊花	吴舜龄
宋志明	宋剑霞	忻汝平	汪家兴	张 正
张亚立	张兆裕	张则正	张鹏志	陈晓莉

陈绶祥	陆道中	武 力	武玉宇	赵艳霞
罗静文	周 亮	周育德	金启凤	金奇康
金德年	金德厚	宗 时	空 宇	郑玉辉
郑进保	泽 昌	胡 洁	胡振宇	郝 旭
春 晖	钟 玉	郭文杰	郭积燕	郭素娟
袁济喜	夏继果	徐兆仁	徐庆全	钱 冶
唐 忠	梁占军	涂新峰	黄同华	曹革成
蒋 超	葛晨虹	鲁 葳	焦国成	曾令真
谢 军	鄢爱红	裴仁君	熊晓正	戴瑞丰

※

※

※

总策划·总编辑：朱新民

执行总编辑：傅亿伸

副总编辑：贺耀敏 恽鹏举 刘占昌

装帧设计：王 晖 尚云波

编辑人员：董凤举 曹革成 孙建庆

鲁 葳 戴瑞丰

主旋律的音符

(总 序)

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民族。在我国历史上,爱国主义历来是激励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伟大旗帜,是推动祖国社会历史前进的一种巨大力量,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,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,对于振奋民族精神,凝聚全民族力量,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斗,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,中共中央关于《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》明确指出,要使爱国主义、集体主义、社会主义思想“成为全社会的主旋律”。爱国主义教育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所处的重要地位,要求人们从确立社会“主旋律”的高度认识其重要性,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,作为引导人们确立正确理想、信念、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共同基础。

《中华全景百卷书》是根据《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》的精神而策划的。这是一套综合性强、品味高的爱国主义教育普及读物，是一所浓缩的爱国主义图书馆。它由 100 卷分 10 个系列构成。在明理、知事、动情、养成的四个环节上，用 100 幅色彩斑斓的图画，全景式地勾勒出祖国的古往今来和大好河山；用 100 个韵味浑厚的音符，合奏出爱国主义的主旋律。

《中华全景百卷书》是在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的指导下，由北京科技期刊出版集团总体策划，由 100 名专家分卷撰写而成，经首都出版界的共同努力，在建国 45 周年之际，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。《中华全景百卷书》异彩纷呈，正所谓开卷有益。读了它，人们会感到做为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；读了它，人们会感到做为当今中国人的使命与责任。

古人云：知天下事，读五车书。

我们说：读百卷书，激爱国情！

目 录

前言	(1)
一、早期文具略述	(5)
二、秦汉时的“全面到位”	(10)
三、魏晋时的“进一步发展”	(18)
四、唐五代时的“向顶峰迈进”	(24)
五、宋元时的“峰颠揽胜”	(34)
六、明清时的“百尺竿头”	(65)
七、文房多宝异彩纷呈	(94)

前 言

中国古代文明，有着悠久的历史。中国，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文字的国家之一。中国，有着几乎是世界上唯一存在的书法艺术；把文字变成一种书写的艺术，该是一个多么伟大而聪慧的民族！

“书画同源”，这历来是中国哲人的一个深刻认识，书、画所需的专用工具，经过几千年的不断演进，越来越达到完美的境地，可是在这几千年不断的发展、改进、积累的过程中，这些专用工具也经历了无数次的改进。在这改进的过程中，这些工具都有其不同的时代特征，共同的时代功用。以后来的眼光和标准去看，去衡量前代的物器，往往是一种超越的标准。但如果你是客观的，你会发现，中国的文房用具，一直受到极大的重视。各个时代的统治者，往往都是文人，出于他们对文化的深刻理解，对文房用具的理解，一直以自己的影响去推动文房用具的发展，使它们在很早的时候，就从某种实用工具变成了赏用兼具的艺术品。就现在所

出土的实物看,最早完成这一演变的,是中国古代文房四宝中的砚。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“砚”,可以殷商时的“调色盘”(或称“研磨器”)来代表。它以软玉材料制成,上面雕有两只鸚鵡,“砚池”三面如箕形,和唐宋砚已很接近。不管从何种角度看,它都是很成熟并高度艺术化了的。

“文房四宝”,只是一个概称。泛指笔、墨、纸、砚,有时则专指“湖笔、徽墨、宣纸、端砚”,但更多时,它是一个“代称”,泛指一切文房用具或日用品。

除纸墨笔砚外,文房中还有许多用品,譬如印章、笔桶、书镇、印泥及盒,乃至刀削、水滴、笔洗等等,不一而足。明时有人将文房中有关用品列了一份清单,里面竟包含四十余种。这其中,连沉檀香、磬、拂尘、香炉这些用品也归纳其中了。这表明,文人对自己的文房用具使用已经达到非常讲究、非常“专业化”的程度。

“文玩”一词,应是指明清以来,文人墨客由于文房用具的愈来愈精妙,愈来愈丰富,进一步发挥了它的“赏玩”的功能以后,才引伸出的新概念。但是因为本书主要是以鉴赏为主要目标,又主要是以众多对文房用品了解一般的读者而言,故将“文玩”一字借来,借以强调历代文房用具的艺

术性和其精妙之处(尽管它们的风格特点很不相同),这样,就扩展了“文房四宝”的内涵。当然我们重点讲的是笔墨纸砚这四种最基本的文房用具,同时也将一些其它文房用品引进来谈,不但内容可更丰富一些,同时也可增加读者的兴趣,以达到我们编此小书的目的。

还应一提的是,“文玩”的创造是人,“文玩”的赏玩也是人,古往今来的人,是一切文化、文玩创造的主体。中国的文人和文房用具之间有着“视为生命一部分”的关系。对于“文玩”,古人以诗词歌咏它们,耗费大量精力心血去赏玩它们,甚至使体温去润泽它们。这难道仅仅是“痴”么?即或它就是一种痴,那么这种痴的背后或说它的深处又隐藏着什么呢?有人一言以蔽之,称之为“得乐”。这当然是不言而喻的,但我们总觉得这答案太简单、太表象。有人又笼统言之,“是多方面的”,比如东坡先生就有这样一道“小东西”,称“无事此静坐,一日如两日,若活七十季,便是百四十”。它证明了这种“痴”有一种养生延寿的功能。但我们现在所着眼者,还不仅是这一点。

我们想起了一个词,叫做“陶冶”。

记得茅盾先生在《白杨礼赞》一文中,曾提到“麦浪”一词,称之为“妙手偶得”,其实,那不算什

么的。“陶冶”才真是“妙手偶得”呢！

这词儿看来简，实则繁，可以说，当前所说的“精神文明建设”就包含其中的含义，只不过古人不是这样说，他们称之为“陶融气质”，这一词也是含义深远。

先来说“陶”，就是要“沉醉其中”，然后不管是“冶”还是“融”，都是要你随它而去、而变；经过这一番“身入其中的熔冶”，你不管是气（不具形体者）是质（依气而起，有形可依），都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——气质与从前不一样了，可以说就是“脱胎换骨”。

众多古代的知识分子，本身就有很好的从良从善的愿望，再经诗书画意种种熏陶，自然便“仙风鹤骨”。今天我们的情况，虽然和这有很大不同，但我们相信艺术的力量、社会的力量。换言之，只要有更多的人，从事这一项陶冶的事业，那我们的社会风气、民族素质、人的意识都会有所改观，某些人还会有大的改观，这也就足以使我们自慰了。

一、早期文具略述

欲说“早期文具”，还是应从文字说起，文字的发样不是一个实发性的“事件”，它是渐渐演化的过程，因此很难有确定的年代标记。中国的古文字，一般都说是从殷商始，因为它有较为确凿的物证，即从河南安阳市小屯村出土的大批甲骨文。

甲骨文是一种比较成熟了的文字，不管是甲骨文字的造形、结构，还是甲骨文语法的构成，都表明它的实际源头可能远的多。

一般说，中国文字的起源，追溯起来可至距今五、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，从西安半坡、山东大汶口等地出土的陶器上，可看到当时刻划文字，虽然图画较多，文字较少，但是已有书法的用笔特征，可以肯定，那时专用书写工具已经出现了。另外，从传世的书法作品的材料来看，当时已在甲骨、陶器等物上有了书写文字。

史前无纸是肯定了的。但是早期有笔、砚、墨。现存笔的最早实物，是在考古发掘中得到的，

其中最早的几支，是战国时笔。在此之前，尚无实物出土，只有记载。

1954年6月，湖南长沙左家公山的战国楚墓中，出土了一支完整的毛笔。实心的竹笔杆，细如打毛线的竹针，直径0.4厘米。笔杆一头劈成数开，笔毛夹在其中，用细丝线缠住，外面再涂一层漆，笔杆长18.5厘米。笔毛是上好的兔剪毛，长2.5厘米。这支毛笔出土时，笔毛和整个笔身都套在一节小竹管中，由此可见，当时文人已很注意对笔的保护。此外，在湖北江陵、河南信阳等地楚墓中，都有战国时期的毛笔出土。

这时的笔还是实用性的笔，只有竹管、兔毛而已。

砚的早期史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。七十年代在陕西临潼姜寨的新石器时代中，出土了不少用毛笔绘制的人面、蛙、鱼纹的陶器，虽然没有毛笔的实物，但却有砚的早期雏形——磨棒和磨板，这两者合在一起使用，称为“研磨器”，这是距今约7000年的时候。

这时的“砚”，也并无什么艺术性可言，材质也只是一般粗砺石。

上面谈到的战国笔，也没什么装饰性，但西周的研磨器却已初具规模了。

在河南洛阳博物馆,藏有洛阳出土的两方西周调色器(研磨器)。其中一方,是玉质牛形调色器,体积稍大,是用一种白色间墨色纹理的玉石雕琢而成。前端是牛的头部,耳、鼻、嘴都明显可见,后为俯卧状的牛身,牛背上有四对对称圆孔,孔周有唇作外缘,牛身和孔内有残留的朱红色,是用于研磨调色的证明。

无独有偶,在河南安阳殷墟五号墓中,有一件也是玉琢的“鹦鹉研磨器”。

它以灰白与墨绿相间的软玉制成,一端雕有背对着的一对鹦鹉,钩喙大眼,短翅长尾,端庄之中不乏生动,鹦鹉的下面,是三侧有框边的砚池部分,已和唐宋时的风字砚甚为相象。

这两件商周之“砚”,从材质说,用的都是软玉,可见身份高尚,用者非寻常之人;从做工说,已出现了艺术的造形,并且是近于写意的鸟兽;另外,它们还都注意到了材料的选择,除了利用天然花纹,还注意俏色的运用。应该说,早期砚已经绝对的艺术化了,而且是高度的艺术化。

砚、墨往往是离不开的,早期墨也有着悠久的历史,只不过那时“墨”的概念和今人“墨”的概念有很大不同。

最早“墨”的概念,实质是天然黑颜色料,比如

“煤”、“石墨”、“漆”、“炭”等等。而我们今人对“墨”的概念，是取墨烟（油烟，松烟等）以胶合之制墨锭。

从实物来说，目前发现最早的人造墨，是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秦墨，墨色纯黑，粒粗糙，成圆柱状。1978年9月在山东临沂金雀山的西汉墓中，发现了若干成芝麻粒大小的墨丸。

早期墨，人称墨丸。研磨时，将墨丸置于研磨盘上，再用另一块研石或磨棒压研和濡。

东汉墨，已大略有形制，1949年后，河南陕县刘家渠东汉墓出土五锭残墨，其中两锭尚保存部分形体。此墨外皮有皱纹，墨质坚实，系用模压制成锭，质料纯用松烟。

这就是我国文房用具的早期概况，主要是以考古实物来说明问题的。这一时期，大约从距今六七千年的姜寨遗址出土物为上限，下限则到战国至东汉。这一时期虽然没有纸的发明创造，但硯、墨、笔都已出现，并且毫无疑义处于世界最先领域。仅以前苏联为例，1960年该国历史学家出版了《苏联历史》一书，书中谈到：直到公元十一世纪，俄罗斯国家的编年史编纂者们，还以削尖的鹅毛管做笔，在削平的桦树皮或去毛的羊皮上，记

录他们国家生活中的大事。

在此期内,笔、墨都已初具形体,功用亦较完善,砚的情况虽然也大体如是,但在艺术化上,似乎要“走得远得多”。

二、秦汉时的“全面到位”

秦汉虽然是连称，但秦立朝毕竟太短，故文房用具的发现没有多少，从史书所载看，文房用具发展也不是太快。

1975年，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，发现了几支秦始皇时代的毛笔。笔杆为竹质，上端削尖，下端略粗并镂空成毛腔。其中一支笔杆长21.5厘米，直径0.4厘米，笔毛长约2.5厘米，出土时笔杆插在笔套内，笔套为细竹管制成，中部的两侧镂空以便取笔，尾端为竹节，另一支笔的笔毛已朽，笔套镂空的两端各有一骨箍加固。

应该看到，秦笔已开始注重保护和美化，笔有笔套，笔套加箍，这种箍使用的是骨箍，这无疑是取它的经济和坚固，但是也不能说这里没有美化的因素。

秦代出土的砚也不多，质量亦不够上乘。

1975年冬，在湖北省睡虎地秦墓中，出土了秦昭王至秦始皇时期的石砚、墨以及其它文物。该